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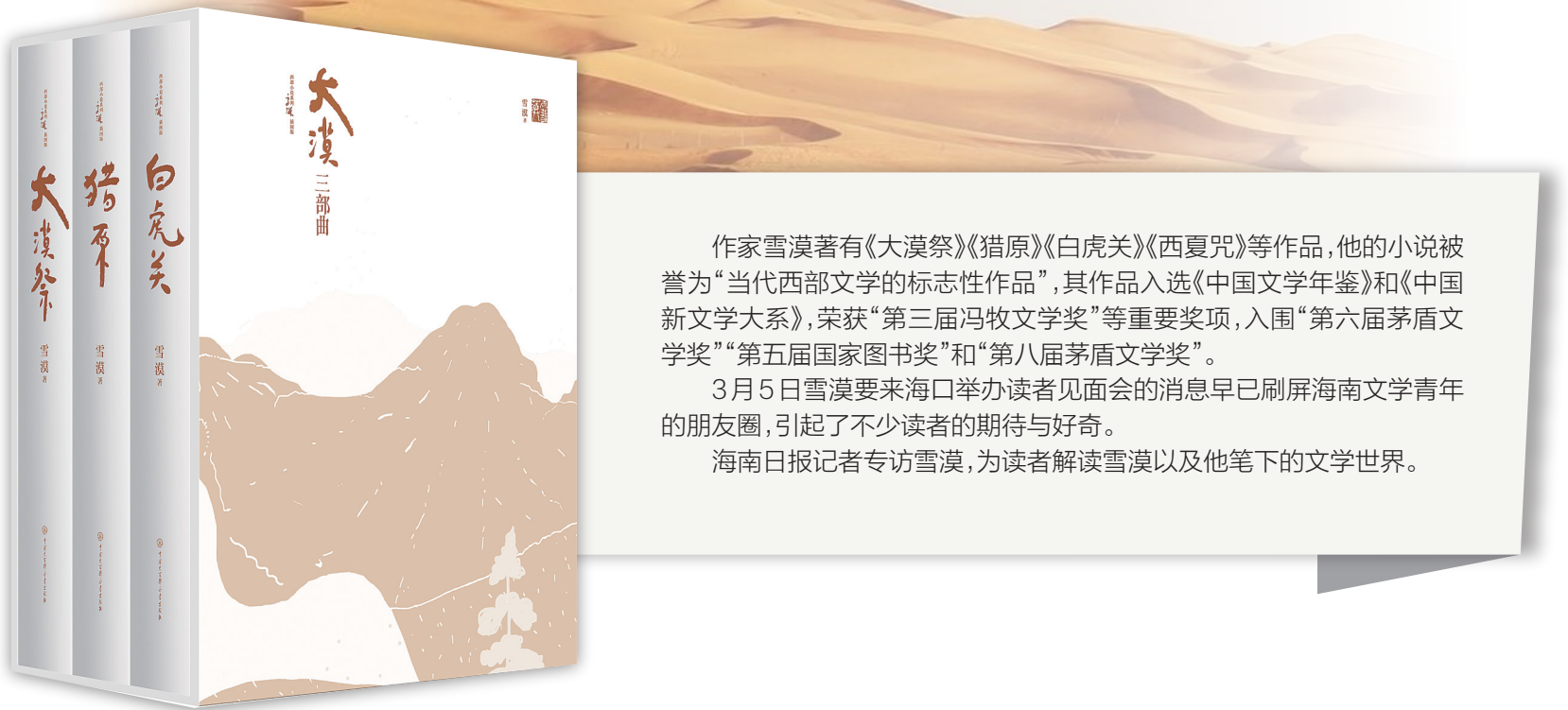
名家讲坛

再续写一段
作家雪漠海南谈文学创作·
鸿雪因缘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作家雪漠



作家雪漠著有《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等作品，他的小说被誉为“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其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五届全国图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3月5日雪漠来海口举办读者见面会的消息早已刷屏海南文学青年的朋友圈，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期待与好奇。

海南日报记者专访雪漠，为读者解读雪漠以及他笔下的文学世界。

逆境中开出文学之花

雪漠，原名陈开红，1963年12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陈儿村。小时候，雪漠家中一贫如洗。为减轻父母的负担，雪漠就当牧童，每天牵着村里的枣红马，到湖湾里放牧。

在他看来，他从一个骑着枣红马在河滩上飞驰的孩子，到一个能写出《大漠祭》的作家，其中发生的种种变化，都源于他承载的文化，和他对那种文化的实践。上小学时，雪漠便显露出出色的记忆力，开学不几日，他便将所有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初中毕业后，雪漠以一篇作

文，被当时的甘肃省重点中学武威一中录取。

读高中时，除家里提供的面食外，雪漠只花去了70元钱，这些钱都买了书。那两年，他常以馒头充饥，洗衣服时，他只能等到星期天，因为他可以在被窝中等待衣服晒干。

提及往事，雪漠坦言道，“过去的生活经验对于我的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没有过去那种生活经验，我的很多东西就没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如果没有这份疼痛，作品就很难

打动别人，同时也很难出现让自己、让别人的心都感到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

作家徐怀中曾说，十年磨一剑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是雪漠文学事业的真实写照。从1988年至2000年，历时12年创作《大漠祭》，他用生命中黄金般的20年，捧出沉甸甸的“大漠三部曲”，3本农耕文学作品，记录西部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命运叩问。

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到乡下小学教师、教委干部，再到知名作家，他始终坚持一遍一遍地写东西，对于不满意的作品，他会毫不犹豫地扔掉

重写，而不是去改。所以，不论“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还是《一个人的西部》等其他作品，其实都是在书写他的生命体验。

“这种生命的体验，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历，它是我成长过程中必须的营养，让我的作品有了一种厚重。有人说，雪漠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沉甸甸的，原因就在这里。”雪漠将不同的人生阶段，视作一种成长，在他看来，体验生活很重要。“过去的生活像葡萄，作品像葡萄酿成的葡萄酒，没有过去的生活，这个葡萄酒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文字中找寻“乡愁”

民写一部“大书”。

对他而言，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中，最能打动他的是那块土地的质朴，它让西部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一种本真。西部人对土地的那种热爱，是火辣辣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我作品中提到的‘凉州贤孝’‘西部花儿’等，就渗透了西部人对爱的一种追求和向往。”雪漠解释道。

雪漠的部分作品已被列入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专题，被誉为

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这在他看来，“外界给我的这些标签，更多的是对我所描写的西部及对西部文化的一种认可。当然，更对心灵家园、灵魂故乡的一种向往。”

很多人在雪漠作品中读西部的时候，读到了遥远的过去。他坦言，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怀旧情绪，被称为“乡愁”。

因此，雪漠对自己的定位是：源于西部，扎根西部，但却要走出西部。他说，西部是他扎根的土地，但他的天空却属于整个世界。就如一

海南是心中期待的诗与远方

化，还有更精英、更纯粹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文化，它是西方文化没有的，也正是这时的世界最需要的，也是他想要书写的方向。

雪漠每到一处，总能感受到一种与西部不一样的东西。在他看来，旅行之地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等，都会成为他的灵魂滋养，让他的创作更博大、更丰富。“海南，对于我这个西北人来说，神秘而遥远，仿佛真的是‘天涯海角’。所以，这次来海南做客，也是我所期待的。”雪漠对海

南之行盼望已久。

3月5日将在海南举办的两场读者见面会，是雪漠图书中心成立后的第一站活动，赢得了诸多读者的关注与支持。提到海南，在雪漠的印象中，他会马上想到苏东坡、海瑞等人。“我很欣赏苏东坡的学养和修为。他在海南的那段流放生活，让他的灵魂有了一种深度。他的诗词透着一种禅意，是从自性中流淌出来的，有种非常大气的东西，这与他的性格修炼有关。”

雪漠对东坡在海南时的文学创作如数家珍，并称，他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过东坡，“他的智慧和境界非常高，对佛教文化的研究造诣很深。”东坡是雪漠与海南文学联系的纽带，他计划，“回去之后，我可能会写一写海南，写一写海南的文化，希望未来的时候，‘海南’能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我也希望，能像苏东坡当年写《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里的一样，再重新续写一段‘鸿雪因缘’。”

(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南海评弹

■ 汪荣

近年来，海南的影视产业形成了可喜的发展态势：不仅创作了诸如《天涯浴血》这类在中央级平台上播映的电视剧，吸引了大量省外影视集团的入驻。2016年底，爱奇艺创意中心、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南方总部接连落户海南；2017年初，冯小刚的《风华》、韩延的《动物世界》等多部影视作品在海口取景拍摄。

在中国的产业格局中，影视产业是朝阳产业，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市场的刺激，影

视产业越来越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于海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影视产业属于无污染且高附加值的文化经济，是符合海南“绿色发展”理念的。在海南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加强影视产业，有助于打造“文化海南”。海南地处祖国南端，较之其他经济发达省份，海南在文化方面处于边缘地位。影视剧生产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大量外来影视巨头的落户和本土影视公司的发展，海南的影视产业可谓有了突飞猛进之势。这无疑加重了海南文化的分量，提升了本省

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重塑海南形象，增加海南吸引力。现代社会是媒介社会，一个地区不仅需要硬实力的建设，还需要进行广泛地对外宣传，建立品牌形象。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和怡人的自然环境是最大的财富。对于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是发展战略，而旅游又与“形象”息息相关。唯有形塑游客对海南的美好想象和向往之心，才能增加游客将海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如何树立正面的海南形象？影视作品无疑是重要的宣传工具，能够起到聚焦和放大的作用。现今，很多影视剧将海南作为主要取景地，这银幕光影中再呈现的海南不啻为最好的广告，能够

为现实生活中的海南赋予更深厚的魅力。

最后，使影视产品“落地”，扩大文化旅游的影响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影视产业具有丰富的延展性，可以与上下游相关产业进行融合，产生集群和联动效应。与影视产业相关的，最直接的就是文化旅游产业。以迪士尼公司为例，该公司不仅提供影视娱乐产品，还将其生产的动画形象“落地”，建设主题公园，从而在既有的知识产权中产生最大的经济效应。而“从无到有”的方式建设影视城，则是中国很多地区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模式，横店、上海车墩和宁波象山都遵循了这一原理。随着海口观澜湖华谊

冯小刚电影公社、长影海南“环球100”、海南文化产业园的持续开发，相信海南的影视文化旅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注意，各地区都试图通过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吸引影视企业落地。海南具有天然的自然环境优势，如果巧加利用，就可以将影视产业打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与旅游业并驾齐驱，成为带动海南经济腾飞的双翼。而推进影视产业自身的发展，无疑对增加海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提升海南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点击

作家张传伦海口谈董桥：
调清词雅 雅人写雅文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文化界对董桥的评价很是截然对立，赞之者如柳苏云：“你一定要看董桥”；贬之者如杨早说：“你一定不要读董桥”；当然还有温和的中间派如冯唐说：“你一定要少看董桥”。3月1日、2日，当代散文家、收藏鉴赏家张传伦在海南中学“衍林讲堂”和迦南读书会做了两场分享会，讲述“旧时明月，我与董桥的翰墨缘”，从一位与董桥相识相交的故友角度，为读者带来一个不一样董桥作品阅读体验。

生活中的董桥有名士派头

董桥，原名董存爵，1942年生，先后任金庸《明报月刊》、《读者文摘》中文版、《明报》总编辑、《苹果日报》社长，著有《另外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等作品。

张传伦先生师从董桥，与之交情甚笃，且在收藏与文事上与董桥素有交游，并曾受先生之邀在苹果日报开过文化专栏。董桥也在文章中，数次提到过张传伦，他是国内比较近距离观察与研究董先生的文化人。

张传伦第一次拜访董桥，先生礼贤下士，接他的车停在香港半山公馆的楼下，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他，“是传伦吗？”董桥的声音无一丝港台人说国语的口音，浑厚而清亮，因为董桥年轻时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过，“是英国人请北京人教的普通话”。

虽然曾与董桥通过多次电话，见到本人后，董桥给张传伦的第一眼印象是恂恂儒者，身材之峭健，令他油然想起一句古诗“冗繁削尽留清瘦”，但决非寻常书生模样，多年“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养成的名士派头，极清贵而蕴威权之势。“然非让人望而生畏，而是敬而尊之的。”

张传伦曾以久怀的钦敬之情，当面请益先生，“您社务繁杂，每周还要固定时间写一篇长文，真不容易”。“现在好多了，过去是一周写五篇”，张传伦惊愕，不只因董桥几乎是每日一文，重要的是篇篇皆为经典，不禁连声赞叹“仙人仙笔”。

董桥散文是雅人写雅文

2014年，董桥荣休，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退归闲轩后还苦练书法，不计名利，只因兴趣使然。董桥书法习何绍基体，不喜草书，特别推崇楷书，认为如同做人一笔一画认真把字从头写到尾一笔不苟才有福报。

董桥曾说，张传伦为“晚辈中你最懂我的文章”。他们会通信，也会发短信，讨论字画古玩等方方面面的趣闻雅事。比如，张传伦请画家何家英为他画了一幅像，请董桥为他题跋，董桥会饶有趣味地写道，画作中的张传伦“不似本人英挺”。

董桥少时在印尼读书，17岁回台湾，读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沐浴过梁实秋、台静农、苏雪林、林海音等文学老前辈的教诲或熏陶，在深厚的人文环境中成长。

张传伦说，董桥的散文多追忆家国旧梦，空灵、悠渺，并视角宽广，他重新划分了散文与小说的定义。时下有一种说法，作家文章要写得好，不光古文好，还要懂一门外语。董桥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且曾旅居英国近十年，英语基础雄厚，是学贯中西的散文家。张传伦认为，他的英文水平之高不下于英国作家水平。

活动现场，张传伦分享了先生的作品《甲申年记事》和《书房美文》，特别提到董桥读了他写的文章《溥雪斋与九格格紫檀插屏》有感而写了文章《长勿相忘溥雪斋》，还认为陈子善选编的董桥的《书房美文》一书是董桥早期的作品，读董桥的必读此书。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文化周刊